

红色将帅

十大大将

The Ten Great Generals

萧劲光大将

姚有志 主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十大大将

★
红色将帅

The Ten Great Generals

萧劲光大将

姚有志 〇 主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色将帅·十大大将·萧劲光 / 姚有志主编.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39-1268-6

I. ①红… II. ①李… III. ①萧劲光 (1903-1989)
—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0926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红色将帅·十大大将·萧劲光

HONGSE JIANGSHUAI: SHIDA DAJIANG: XIAO JIN GUANG

出版人 许久文
主 编 姚有志
选题策划 梁 洁
责任编辑 王 越
特约编辑 胡艳红 肖贵辉
封面设计 罗四夕书籍设计工作室
内文设计 逸品文化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 B 座 601 室
邮 编 100102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8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268-6
定 价 26.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录

- 003 ○ 出生于苦难人家
- 007 ○ “书憨子”
- 010 ○ 赴苏留学
- 015 ○ 第一次学军事
- 019 ○ 23岁中将师党代表
- 025 ○ 一段革命姻缘
- 032 ○ 改造起义部队
- 045 ○ 留守司令
- 052 ○ 千里固河防
- 062 ○ “朝廷命官”
- 071 ○ “御林军”教头
- 084 ○ 打退顽军进攻
- 088 ○ 打破封锁
- 095 ○ 奔赴东北
- 104 ○ 第一指挥所司令员

- 116 ○ 痛击“小诸葛”
- 125 ○ “旱鸭子”海军司令
- 129 ○ 呕心沥血建海军
- 145 ○ 排除干扰抓海军建设
- 148 ○ 到朱老总家作客
- 152 ○ 留给海军的遗产



开国大将萧劲光

他 偷闲读书，被村里孩子称为“书憨子”。他和任弼时来到俄国学习，改名叫查戈洛斯基。他瞻仰了列宁的遗容，作为东方民族代表为列宁守灵。22岁的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党代表，中将军衔。一段革命姻缘由蔡畅大姐促成，婚礼在帅孟奇家楼上举行。“左”倾者说他是“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被撤职而蒙受冤屈；危难时刻，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话，他受到“大赦”。长征途中，周恩来赞扬他在娄山关打得好，调他去红3军团任参谋长。抗战初期，毛泽东主席给他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毛主席给他摆龙门阵。他与周恩来分在一个组，在纺车前使出浑身的解数。他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前方第一指挥所司令员。毛泽东笑着说：“我就是看中了你这个‘旱鸭子’”（当首任海军司令）。他竭尽全力抓海军全面建设，提出“海上破袭战”、指挥“八六”海战……将星陨落，海内同悲……

出生于苦难人家

公元1903年1月4日，萧劲光出生于湖南长沙岳麓山群峦之一的天马山东边的赵州港。

萧劲光原名叫萧玉成，从出生之日起便踏上了一条苦难、曲折、坎坷的路。

他记不得父亲的容颜，两岁时，父亲便积劳成疾撒



▲ 晚清长沙湘江南湖港

蕭
勁
光
開
國
大
將
蕭
勁
光



手人寰。他只是偶尔听到长辈们提及父亲时唤他作“萧十二”，也不知父亲何以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唯一能和父亲这两个字相联系的，是那架静静地躺在茅屋角上的织布机。听母亲说，他们的祖籍在乡下，祖父和父亲都是以纺织为生，成年累月地背着简单的纺织工具，走村串户，替人家纺纱织布。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们虽是能工巧匠，却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为了谋生糊口，也为了躲避战乱，祖辈四处奔波，最后流落到了岳麓山下。

萧玉成的母亲姓傅，原是橘子洲北傅家洲人。有一年夏天暴雨成灾，湘江洪水暴涨，漫过江堤淹没了傅家洲，孤苦的傅家女子举目无亲，便投奔了赵州港，给一户周姓人家做了养女，后来便与萧玉成的父亲结为夫妻。她高挑的个头，白皙的皮肤，一双没能裹小的大脚，虽算不上漂亮，却以善良、沉静、通达、识体闻名于乡里，很好的人缘。父亲死后，36岁的母亲便挑起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他上有三个哥哥，大哥萧玉林，二哥萧厚成，三哥萧容华，还有两个唤作春妹子、细妹子的姐姐。他最小，乳名唤作满哥。

为了抚养6个未成年的孩子，贤良能干的母亲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租了一块产权归庙主所有的社地，盖起

了三间茅草房，种下几棵橘子树，又开出几畦菜地，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一年下来也只能收入十几块钱，用于吃盐、点灯和添置衣服。三个生来本分憨厚的哥哥，每天结伴上山砍柴，然后背着柴去江东集市上卖钱换米，两个姐姐心灵手巧，学会了湘绣，帮有钱人家绣花赚得几个钱补贴家用，一家人终年辛劳，勉强维持着半温半饱的生活。

萧劲光记得很清楚，他刚懂事那年的一个黄昏，母亲拉着他在茅屋前的大树下等着去江东卖柴的哥哥们回来。锅中的水已经烧开了好几次，就等着哥哥们换回的米下锅了。但是，通往渡口的小路总是不见哥哥们的身影，母亲焦急得坐立不安。掌灯时分，哥哥们回来了，但手中的米袋却是空的。

“伢子，出了啥子事？……没卖得了柴？”母亲轻声问道，她知道孩子们一定遇到了难处。

“上山砍柴碰到了和尚，把柴给收走了。”大哥怕母亲伤心，故意装作随便的样子扯了个谎。

萧玉成看见，泪水从母亲的眼角滚落下来。

二哥也许看出了母亲的心事，急忙说了老实话：“我们去集上卖柴，碰上几个当兵的不讲理，硬是抢走了柴。那些当兵的可凶了，捆得我手腕子现在还疼



呢。”

三哥年纪小一些，见了母亲，就拉着她说：“娘，我们一天没吃东西了，我肚子饿。”

母亲抚摸着自己的孩子，一言不发，默默地拿起瓷钵子，到邻居家借来米，为饿了一天的孩子们做饭……

类似这样的情形有多少次，萧劲光记不清了。脑海中铭刻下深刻记忆的，只有母亲那慈祥的面容。1924年他从苏联回到家乡，向组织报到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看望母亲。他没有想到，他日夜思念的母亲在一个月前刚刚去世。他长跪在母亲还未入葬的棺柩前失声痛哭。作为一个儿子，他没有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没能为母亲尽孝送终，成为他遗恨终身的一件事。

红色
将帅

①

大

大

将

★

“书憨子”

辛亥革命前后，他大哥在一家饭馆学徒出师当了厨师，家中的生活有了些转机。在一个初秋的夜晚，他听见母亲和大哥在里屋商量着什么。

“老大，满伢子不小了，是不是送他去读点书？”母亲试探地问大哥。

“是喽，我们萧家兄弟四人，没有一个读书的，满伢子长得机灵，应该让他去读书，也许日后会有些出息。”

读书，他向往已久。每每看到那些头戴瓜皮小帽的同龄小儿，蹦蹦跳跳地去学堂上课，他总要萌动读书的奢望，他知道那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够读得起的。他听长辈人说，只有读书才能做官，只有做官才能吃得饱穿得暖，过好日子。听到大哥同意让他去读书后，他只想好好读书，将来让母亲和哥哥姐姐过上好日子。



就这样，他每天要翻一座山梁，到天马山西麓的一家私塾读书。两年后，他又进了镇上一家洋学堂，那时的他虽年少，却深知一家人含辛茹苦送他上学不容易，读书非常用功。

穷人家的孩子读书不容易，而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更令他们倍加珍惜。萧玉成当时年纪虽小，但十分懂事，知道一家人含辛茹苦送自己上学，是把一家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识文断字上，日后好有出息。他读书很用功，就是课余时间上山砍柴，也忘不了带着书本，偷闲读书。村子里顽皮的孩童们送了他一个诨号——“书憨子”。1917年，萧玉成不负全家的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沙有名的长郡中学，引起了全村的震惊。

他成了萧家世代第一个中学生。母亲为他高兴，哥哥姐姐们为他高兴，只有他心里始终揣着一本明细账，背后支持他的学业的，仍是一家人日复一日的辛劳和希望。

为了凑够学费，母亲将自己当年陪嫁的一枚金戒指——这是全家唯一值钱的东西——送进了当铺，他才能够把一套简单的行李，搬进长郡中学第25班的学生宿舍。长郡中学位于湘江东岸繁华的市镇中，离他的家乡只有一江之隔，路程并不远，加上水路也不过十几

里。但他除了寒暑假回家外，平日从不回去，为的是省下几枚渡江的铜板。他知道家中的困难，为了让他继续上学，哥哥们做工、打柴，姐姐们绣花，还要赎回母亲的金戒指，并备下下年的学费。

但是，此时的他并不知道，长郡中学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赴苏留学

1919年，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爱国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长沙各学校相继发动罢课、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反帝爱国活动。长郡中学也组织了“爱国社团”，并发表了宣言。正当年少的萧玉成被帝国主义无端欺侮中华民族的恶劣行径所激愤，大叫一声“岂有此理！”挥拳猛击身侧的墙壁，鲜血顺着紧握的拳头流了下来。从此，萧玉成产生了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

1920年夏天，临近毕业，萧玉成和同窗好友任培国（任弼时）商量，想个法子也去留法勤工俭学，到国外去边工作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改造这不平等的社会。但是，他们的愿望却落空了，因为勤工俭学早已停派。正当萧玉成苦苦思索寻找着毕业出路时，

任培国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我们到俄国去！”

原来，船山中学的校长外号“贺胡子”的贺明范等人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打算送一批学生去修俄文，将来送到俄国学习。任培国的老乡任岳答应去和“贺胡子”说说，给他们报上名。

萧玉成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这一天中午，两个朋友躺在吱吱作响的竹床上，你一言，我一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一切劳累和烦恼都被抛到脑后去了。

“还有半年多就要毕业了，如果去俄国，也许很快就会走，高中文凭可就拿不到了，不知家里会不会同意？”任培国沉吟道。“要是能去俄国学习，不要这高中毕业文凭也值得，你说呢？”萧玉成肯定地反问。“我是一定要去的，我宁愿不要这张文凭了。”任培国还在沉吟，萧玉成便又加重语气，补充了一句。任培国也下定了决心，说：“我也是，那我们就横下这条心，去！文凭不要了。”他们心中的天平此时完全倒向俄国。此时，去俄国学习的吸引力已远远超过了当时赖以谋生的学历文凭。

他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唯恐错过了机会，顶着烈日，又一次找到了任岳，任岳带他俩去见贺明范。



贺校长看着这两个可爱而坚定的年轻人，很是赞赏，当即让他们填了简单的登记表，算是先参加了俄罗斯研究会。

当时，萧玉成并不知道，他们的举动已同湖南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一批知识分子有了联系，贺明范是以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而他们参加的俄罗斯研究会，实际上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成立的。俄罗斯研究会正是遵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指示，招收一批进步学生赴俄学习，以培养中国革命的骨干。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萧玉成和任培国一起，参加了俄罗斯研究会举办的一些演讲会，听毛泽东、何叔衡、方维夏等人介绍俄罗斯革命的情况，同学们发表意见，互相讨论，畅所欲言，大家开始接受革命的启蒙。不久，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了首批赴上海专修俄文的人员名单，除了萧玉成和任培国以外，还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和陈启沃。就这样，时势把他们推上了英雄辈出的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从此萧玉成给自己取名萧劲光，任培国改名为任弼时。

萧劲光得到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启程的通知后，回到了家里向家人告别。“满伢子，俄国有多远？”母亲问，